

“乡愁”，是近年来使用率极高的一个语汇，高到了频频照面、恁恁在耳的程度，叫人不忍卒闻。所谓记得住“乡愁”的标配文字，无一例外，必须是“青山绿水”“蓝天白云”；以及绕不过去的“山脚下弯弯的溪流”“小村外纵横的阡陌”。囿于天文地理、时势气运，上述意象在中国呈现为一种超稳定的原点形态。世间乾坤大，山中日月长，一千年前的风光，跟一百年前的景致，大体无二。老屋，都是草苦的，山墙，都是泥糊的。即便穷乡僻壤，也会有疏枝、独木可供点缀，暮鸦、孤烟聊寄艾怨。民风尚且淳朴，饮水和空气堪以骄人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，活化石般定格，如此等等。“乡愁”于是被约定俗成了。它就是农耕社会的一支俚曲，是乡土中国的一屏集锦，集合起物质短缺年代的纯粹、干净与简单，润泽无数中国人心头最敏感也最柔软的部位。

我相信，面对这样的乡愁，难免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感到难堪。因为，我，以及我们，生在城市，长在城市的一群，抬腿不沾泥星，探头便入红尘。打从呱呱坠地，坦直的水泥路面即已铺平了产院门庭；未待出入市井，喧嚣的汽车轮轂早就涤荡了木马流牛。记忆中既没有暖暖远村，也没有袅袅夕烟；听不见鸡鸣狗吠，分不清五谷稼穡。就连侥幸入梦的飞禽，也只剩下被定藏为“四害”之一、几乎赶尽杀绝的麻雀。当乡村还滞留于青山绿水的天赐之境时，都市正经受“十五年赶超英美”的第一波高调冲击。那些流经闹市的河道，从子牙河、永定河，到“九河下梢”的海河干流，以及黄浦滩头的苏州河、穿城而过的珠江潮，所有一线城市的母亲河无不汤色浑浊，鱼虾绝迹，通体漂荡着大工业草创时期的锐猛气息。公害所至，历经兵燹洗劫的近代工业救国梦，似乎骤然苏醒。

吐纳着大炼钢铁的浓烟输送，相伴于小高炉的点点暗红，我们在或者宽敞、或者逼仄，或者优渥、或者寒惨的境

年过九旬的昔日芳邻老两口相继逝去，唏嘘之余，引发我对另一桩奇诞往事的溯念。

只听唱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，何曾见“夫妻携手赴泉台”？然而我倒真的目睹了。七十多年前的杨提时期，我住闸北一石库门旧里，我住的那幢，杂如鸽棚，而隔壁整幢是石灰门市行，老板姓金，七十开外，中产殷富，分行多处，可惜膝下空空，所以对我们孩子特别随和。我们在弄堂中玩造房子游戏，要在地面划线，尽可随意去捡石灰，他若在，总是先递过来一只手套，还主动指点。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潇洒打扮：夏天，戴一顶金丝凉帽，总穿一身丝织玄色香云纱，上口袋系有一只穿链金表，摇晃一把镏金字的黑折扇。他家底层石灰包满仓满谷，他穿越仅供一人行走的甬道中，步履悠闲，却从未见他衣服上有丝毫白痕，真人鲍鱼之肆不闻其臭！

不过，那金老板娘却无法令人恭维。她粗嗓凶悍，满脸雀斑，我们都避之三舍，还偷偷叫她“酱油麻皮”。小孩子们想不通，这倜傥的金老板怎么这么高位低配？

这对老夫妻一向特别“嗲”，我们不时碰到他俩相互追踪：“小赤佬，看到我老家金了吗？死哪去了，菜都凉了！”“小囡，见我家老太婆拎过菜篮吗？”我们回了话，心里腻烦，好好的大人还会走丢了？

突然，一个金秋时节，

遇中启程，以凌厉抑或柔弱、精进抑或得过且过的姿态，构建起我们参差的启蒙记忆。其中的一哭一笑、一颦一蹙、一得一失、一张一弛，莫不与我们钟爱的城市休戚相关。稍后即便被强大的离心力甩出，流徙广阔天地，放逐山南海北，一去十年八载，且将誓词吼到震天作响，但有谁真正放弃过内心的抗争与挣扎？按照青山绿水的乡愁界定，我们岂不就成了——一群迷失在乡关之外，丧失了原点记忆，无所谓“乡愁”的漂泊者？身份可疑，处境窘迫。

然而，这又何尝不也是一种“乡愁”？纵使国人根性在土，任何城市动物上溯五代必遇耕樵。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茬，甚至更早，那道劲的根脉的确已经分蘖，灌浆为前人的乡土、晚生的祖籍。假如摆脱符号的束缚，乡愁的规定场景又岂止青山绿水！已经被城市同化的我们，却依然秉持“他”者的现实传承历史，为存在于意念和陈述中的乡愁怅续前缘，几十年不变地在履历表上填写陌生的籍贯，唯独丢失了自己。

困惑了很久我才想明白，有关乡愁，至少应当分两，分别标识为乡村与城市。地，不分南北，人，无论西东，只要记忆中有你的童年和少年，只要融入了你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背景，乡愁无所不在。一缕炊烟，一张课桌，一株爆穗的老玉米，一条狭长的合格路，都可能触发你浪迹天涯时的某种感觉，唤醒你沉潜的天性与纯情——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哪怕如今已是一颗被玷污到不堪的灵魂。

无论睹物或者触景，由此生发的赤子情愫便是“乡愁”了。它与青春的距离还很遥远，是人过中年以后怀念故乡时的一抹离愁，以曾经的在场和即时的缺席为前提。它是对你出生之地的感恩、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虔敬。是你的哺育之杯、塑造之模。而同样的情怀，根植于青山绿水的概率正越来越低，更多的乡愁，将一如既往地不可遏制地，从钢筋水泥的缝隙中萌芽，在沥青覆盖的地面上茁壮。

凄美

黄柏生

一大早，噩耗遍传：金老板娘死了！我们赶去，只见石灰包堆被挪开，黑漆棺木醒目地搁在长条凳上。金老板脸色惨白，依傍着棺木颓然垂泪，身上粉迹斑斑。我们伤感地回家。孰知不到一个时辰，更是迅雷不及掩耳：金老板竟也陪伴同行！

这一邻里惊诧不已的突发事件，引发大家“人肉”这对模范夫妻。原来，他俩同籍苏州水乡，老太是船家女。一次，小金垂钓时不慎滑入河中，幸亏一旁停泊的渔家女拼死相救才逃过一劫。一来

二去，不久就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了。之后，在长期共同生活中，他们奉行“特色保鲜”：两情融洽，但绝非一方“举案”却一味隐忍，而是刚柔相济、坦诚相待，及时将内耗消弭于无形。左邻右舍连同我们小孩也印象深刻：金氏夫妇“一条道走到黑”的秘籍令人钦羡，这才是婚姻永固的指南。

金氏夫妇都歿于心脑血管病突发。二老的双栖双飞，是大悲亦是大喜：从此，不必悲怆于两茫茫的生死，无需面对那寂寥的孤坟。然而，这等谢幕，岂是朝三暮四者可获得的上苍的法外眷顾？

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这场目击，这份情怀，带来缕缕回忆，难以名之，凝成一思：凄美！

七夕会

静谧的峡湾

孙玉红

喜欢拍摄大海的摄影人，有着和大海一样的胸怀、豪迈的激情和性格。

“扫海人”其实也很艰辛：不仅要摸清大海的习性和规律，还要具备一定的体魄。我们身背几十斤重的器材，要在陡峭的岩崖上攀爬，在湿滑的礁石上行走。有一次，我跌倒了，整个人半浮在水中，爬起来一看，相机没事继续前行。这种吃苦、痴迷状态，大概也只有我们“扫海人”才有的吧！

面对夕阳下的大海，我琢磨着怎么样把大海气势拍出来。在蔡康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两次移动机位，寻找最佳角度，然后调整好相机参数，构图、对焦一气呵成。为了让海水和浪花雾化，我使用了ND1000减光镜和小光圈，经过3分钟长曝，将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”的海景，拍成了雾水淼淼的平静海面。

此时，天空现出一抹神秘的色彩。海天一色的湛蓝，由橙红渐渐变成金黄，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

摄影

向善的心域，是宽谅包容的天地。它能抑制自身私欲的孵化，也能融化曾经怒不可遏的私仇迸发。它是另一种旷弘豁达的境界和心态，俯看过去的个人恩怨和得失。

向善倘若全是全民的心态，那是国之幸运，也是每个人的福祉。拥有向善主流的国度，它也一定拥有无可比拟的未来和当下无可比拟的幸福指数。

幸灾乐祸的人，少有向善的心智；落井下石的人，匮乏向善的因子；害人不利己的人，也几无向善的成分。而以一己私欲无所不及之人，是与向善彻底相悖的，那结出的恶之花，是自我迷惑，也将最终毒害自身。

向善，就得明辨是非，就得慎独思维。人云亦云，未必向善，盲目呼应，必有恶秽。向善，是以予自己的宽容慈悲待人，是以菩萨之心普

给父母上了坟后，弟妹们说，去坡下的老屋看看吧。

这些年，弟妹们陆续在外面安家置业，年近多病的母亲也随五弟一家，在城里的新居生活，乡下这几间老屋就一直空关着。虽离别多年，这几间老屋却时常在梦里出现。

临时赶来的二嫂，摸索半天终于找到大门钥匙，“咣当”一声推开，

惊飞了那在雪松和桂树上栖息的鸟儿。久无人住的小院，墙角缝缝竟长出一簇簇杂草，随处可见垃圾与杂物。弟妹们站在庭院里，四处张望，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院落。

终归是珍藏着我们情感的地方，如同见着自己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向善的心域

安 谅

惠周遭。

向善是将心比心。向善是惺惺相惜。向善是以德报怨。向善是爱己爱人。向善是告诫自己也是告知他人：爱暖人心。

向上未必向善。我们太多地去引导人向上，而这“上”脱离了“善”之内核，总有崩溃坍塌之时。向上先得向善。不可能时刻都能向上，但必须时刻向善。

爱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向善乃爱处处皆美，向善乃恨时时显丑。没有人欠你的，哪怕有人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你。但你可以认为自己欠任何人的，因为向善本来

就是无止境的。

人本性善还是人本性恶，这是人间历来争议不休的问题，折腾不止。不如将全部努力用之于全人类、全社会的共同向善，以善为目标，营造人们安心温馨的心灵花园。

向善自然并非放弃矜持时事、鞭答丑恶，同仇敌忾，甚至除暴安良。向善是扶正祛邪，培育真善，绝非东郭先生的怯弱和农夫与蛇故事之衍生。向善也必须执著、坚强和坚忍！

向善是需要智慧的。于个人而言，培养向善就是培养特别的心智。所以学习、感悟、自省和磨砺都是必不可少的，并成为一种营养血液注入自身。

向善充满美好，而美好总难尽善尽美，但始终不懈地努力着，就是美好盈盛，天朗地阔。置身于此，快乐何比？

岛是堆沙形成的，头尾八里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段。下段宽广，经黑龙江腐殖质水的久远浸润及人类耕耘，已成沃土熟土；中段一马平川，非常适合农机耕作，地势最高，人、物便择此居安；上段砂质黏土，只能种植耐旱耐寒、对土壤要求不高、生命力较强的燕麦——也称“野麦子”，这种麦粒芒针分岔，燕尾状，畜牲爱吃，是喂马的精料，饲用价值较高。

冬季，冰封，雪盖，岛与山、水连成一体，一色。夏季，小岛生机勃勃，万紫千红。

下段，灌树成林，枝连枝，叶叠叶，遮天翳日，远看黑魇魇的，生长着臭李子、山丁子、一把抓、红姑娘、杜斯（野蓝莓）、雅格达（兴安红豆）……天然果园；中段，小麦拔穗，一片翠绿，微风拂过，绿浪滚滚；上段，百草百花与燕麦争长，野罂粟占尽艳丽风头，芍药花朵大多彩见地就展，野百合如白云落地或若黄毯，马莲花紫得抢眼，老头翁红白相间随处点缀，野玫瑰成簇，小红花星状密布，达达香花（兴安杜鹃）红红火火……天然花园。

这么富饶美丽的岛，原本是兴安精灵的世界，后来，人来了，与动物共存，喧宾夺主。人住岛中，岛头岛尾仍是动物天堂。林宽鸟不争，飞龙（树鸡）族群为最，频飞，提速很快，扑棱棱惊了野鸡、松鸡，吓了雀鸟；唯独鬼鹰（猫头鹰）纹丝不动，睡它的觉。花丛里时有大白花一朵，忽儿换地亮相——狍子就喜欢拿一团白屁股对人，引注目而得以脱逃。兔儿最多，毛色会变，此时呈灰，雪冬变白，山兔便易名雪兔。鹿、犴、獐胆小，喜欢啃食苔藓地衣，多在林子里，不大让人得见。野猪，尤其棕熊旁若无人，岛中间的菜地也敢来，胆大妄为地刨食土豆。美食难挡，食胆包天。

这个六月，我有十多位同学携眷重回阔别四十多年的小岛——先锋岛（地处漠河市北红村），又见小岛上、中、下三段景：茂盛果灌林，旷野绿麦地，似锦花花世界。只是，蛇虫、小咬伴随全程，小岛头、尾两地的虫儿最多、最为“热情”，死缠不饶；因为你动了那里的花、那儿的果——似乎这些是它们的。

钻进来。这间老屋是我每年回乡的住房。头一回得知我从上海回来过年，父母怕我晚上睡觉受凉，特地做了一床厚厚的棉花絮被子。“还是棉花被子盖了暖和，又松软。”父亲说，“这棉花，是你妈妈一把一把挑拣出来，请了有名的棉花匠弹出来的。”我每次回来前，父亲都要把那床棉被，扛出来在太阳下晒了又晒，晚上钻进被窝，宛如儿时躺在父母的怀抱里，幸福地进入梦乡。

厨房间的灶台上已落了厚厚的灰尘，四弟揭开一口锅盖，锅底生了一层厚厚的锈，估计已经不能使用，而我们却从那锅里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。每年进入腊月，父母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杀鸡宰鸭，腌制晾晒，儿女们归来的日子，这灶间一日三餐都是可口的饭菜。灶台上，母亲烹炒煮煎，灶台下，父亲添柴生火，围着一桌美味，我们举杯敬父母，几杯下去，父亲的话多了起来：“高兴，我和你妈就盼望着这一天啊。你们无论做啥都不能

做亏心事，诚实做人……”“你们快来看，这是什么。”小弟在堂屋里高声叫我们。是一只木制矮凳子，斜靠在墙角。这凳子可是我们家的一件“文物”，是我们幼时读书使用的。那年月，附近的学校条件较差，孩子上学要自带“课桌”。我们兄弟姊妹上学，白天扛着这只凳子去学校当课桌，晚上扛回家来当板凳坐人；也常常在上面做功课，哥哥教弟弟，高年级的教低年级的。

久了，这只凳子就有了个美名“书凳子”。书凳子，见证了我们兄弟姊妹的求学之路、幼时的艰难岁月和对未来的美好梦想。

大家提议，在院子里照相相吧。我们站立的身后，两棵曾经的幼苗，如今，一棵雪松粗壮挺拔，一棵桂树枝繁叶茂，它们的树冠把几间老屋红色的屋顶严严实实地罩着，整个院子的天空也被遮住大半。

哦，凝眸这盛满了父

母恩、手足情的老屋、小院，这里氤氲着勃勃的生机，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温暖和激励。

三段景

詹超音

